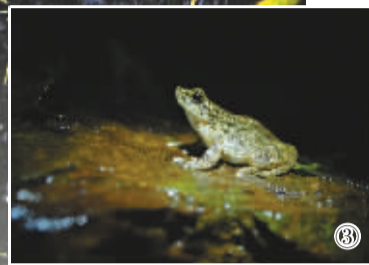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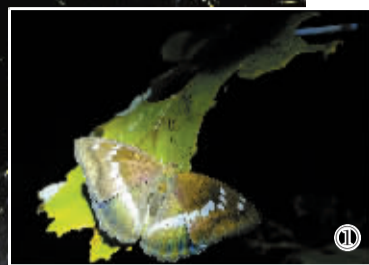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棵发光的树



④

①桐庐山路边的波纹翠蛱蝶。

②桐庐山中，一只福建大头蛙趴在水坑中。

③桐庐山路边的湍蛙。

④江北英雄水库附近，夜萤飞舞。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□张海华

或许是物以稀为贵吧，最近几年，萤火虫忽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。文艺青年们纷纷追寻可以观赏萤火虫的地点，摄影爱好者们渴望记录那些由闪烁的微光留下的黄绿色轨迹，有些不甘寂寞的商家则借机炒作，营造所谓“萤火虫公园”——实际上却是从外地捕来大量野生萤火虫到城市里放飞，“浪漫之夜”之后留下的是遍地的萤火虫尸体……

我自幼在江南水乡长大，点点萤火对我来说并不陌生。但确实，成年之后，见到萤火虫的机会真的越来越少了。哪怕最近几年痴迷于野外夜拍，也不曾见过大群的萤火虫。

今年七月初，舟山一位爱好自然摄影的朋友，给我描述了他去年目睹的盛况——无数萤火虫缀满了山路边的一棵树！满树晶晶亮！

这番美丽的叙述触发了我对往事的回忆，同时也让我立即决定要去探访这棵发光的树。

满屋都是小星星

我老家在嘉兴海宁农村，小时候，屋外不远处就是稻田，每到春夏之际，水田里的蛙鸣声此起彼伏。夜晚来临，好多提着灯笼的萤火虫，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在我家门前的小路上闲逛。我每天看着，习以为常。偶尔也会抓一个放在手心，仔细看小虫的屁股一闪一闪，然后，放飞。仅此而已。

但有一次，神奇的事情降临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和妹妹都还在读中学。暑假的某晚，

山村惊魂拍萤火

2011年夏天，我开始了夜拍探索之旅。偶然发现，在鄞州横街镇的四明山中，有个叫狮丰村的小村，村畔的溪流旁常有萤火虫活动。

一天晚上，我准备好了数码相机、大光圈广角镜头、快门线、三脚架、手电等器材。我以前从未拍过萤火虫，但知道要记录萤火的轨迹，其方法是跟拍摄星空是差不多的，需要长时间曝光来完成。

独自穿过狮丰村，来到村外的溪流附近。为了寻找萤火虫，我关闭了高亮手电。一瞬

寻找发光的树

愈是难以实现的目标，愈是让人心痒难搔。

7月初，舟山的小姚突然跟我们说：在桐庐山中有好多好多萤火虫可以拍，约不约？

真是一呼百应，小姚、丹尼、文明、小赵、文明、小美等人，加上我一家三口，相约于接下来的周六齐聚位于桐庐深山的白云源。从宁波到白云源有250多公里，那天在高速公路上车边心想到3场大暴雨，我边小心开车边心想：估计今晚拍萤火虫没戏了！

好在到白云源的时候雨早已停了，农家乐附近的盘山公路边，一片“吱吱唧唧”如鸟鸣一般的声音，那是花臭蛙在叫。晚饭后，一行十人，背着器材出发寻找萤火虫。据农家乐老板说，由于近期大雨不断，通往萤火虫聚集地的那条溪边山路有塌方现象，不能开车进去。于是，我们只好步行前往，小姚说，大概要走四五公里。

我们边走边寻找蛙蛇之类。“给！给！”前方传来一阵独特的蛙鸣声。“弹琴蛙！”我说。

劳作了一天的父母已经睡了，而我和妹妹先是在楼上客厅看电视，后来觉得无聊，就关了电视与灯，趴在阳台栏杆上聊天。静谧的乡村，夜凉如水。

一点、两点、三点……忽然，眼前的夜空中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忽明忽灭的光点。啊，淘气的小虫！这么晚了你们还点灯出来干什么呢？

兄妹俩出神地盯着那些看上去毫无头绪的微弱飞行轨迹。

忽然，无数的光点似乎找到了方向，竟不约而同一起向

间，无边无际的浓重的黑暗包裹住了我。星空逐渐显现，但处在对夜色恐惧中的我，感觉不到它的美丽。

萤火虫飞出来了，在山路边忽明忽暗。我的心在加速怦怦跳，不知是因为害怕，还是因为欣喜。我重新打开手电，但把亮度调到最弱，还在灯头前蒙了一块红布——据说萤火虫对红光不甚敏感，然后在摸索中把相机安装上三脚架，开始拍摄。

但可惜，镜头附近的萤火虫充其量只有10只左右，拍了

快步走去，果见路边有个小水坑，一只弹琴蛙躲在草丛里。不过由于我曾多次拍过这种蛙，因此对它兴趣不大。我的目光很快落在了水坑边缘的一只小蛙，我以前没见过这样的蛙。

“福建大头蛙！”旁边不知谁说了一声，这让我大喜过望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水坑里有两只福建大头蛙，一雌一雄，雄蛙的肩部位置肌肉发达，看起来很魁梧壮实的样子。

继续前行。斑腿泛树蛙在水边鸣叫，那声音很像有人在角落里独自“啪啪”轻声鼓掌，竹叶青、钝头蛇安静地缠绕在树上，黄链蛇一见到我们就往洞里钻，靓丽的波纹翠蛱蝶停在树叶上休息……一路上虽不寂寞，但负重走约5公里的山路毕竟是件挺累的事情。

“小姚，快到了吗？那棵发光的树。”我问。

“快了快了！”小姚说。

“又渴又累，我都快走不动啦！但一想到这棵亮闪闪的树，就又来了精神。”和小美同车来

我们飞来，如无数的小星星，越过二楼的栏杆，越过惊得目瞪口呆的兄妹的头颈，一直飞入黑暗的客厅……

我们惊喜莫名，也一起走入客厅，仰头痴痴地看着这满室生辉的萤光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这些不请自来的小星星才慢慢散去。这场景美得有点不真实，我和妹妹都感觉像做了一场梦。

时隔近30年，那满屋都是星星在眨眼的奇景，依旧如此鲜明地呈现在我脑海里，恍若昨日。

半天，在相机屏幕回放照片时，觉得没有一张满意的。

忽然，一阵风吹过，对面山坡的竹林在黑暗中微微起伏，簌簌有声。我顿觉毛骨悚然，竟不由自主想起了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描述：“斋临旷野，墙外多古墓，夜闻白杨萧萧，声如涛涌……”

后来几年，随着夜拍经验的丰富，我逐渐习惯了独自在黑暗山林中行走、拍摄，但依旧没见过大片的萤火虫，最多只有零星的两三只飞舞，没有拍摄价值。

的女孩说。

“萤火虫！萤火虫！快关闭手电、头灯！”突然两个女孩在前面喊了起来。这声音无疑是一枚强心剂。我跑上前，关了灯光，仔细搜索，可哪里有萤火虫？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两个忽明忽暗的光点。

“到了，就是这棵树。可是，没有萤火虫。”

最后，当听到小姚这么说的话的时候，很奇怪，我并不感到多少失望。

或许，是我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果；或许，是因为多年跟大自然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，追寻之过程本身，通常要比目的重要。

那棵发光的树，不会因为一次失败，而在我心中熄灭。

后记：奇妙的是，刚写完这篇文章，就从朋友圈里得到消息，说江北英雄水库附近有不少萤火虫。此后几天，我多次去寻找、拍摄，终于拍到了“夜萤飞舞若流光”的照片。

卧听夏雨

□何旭

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最喜夏雨肆意磅礴，站在季节深处聆听夏雨，那是夏的血液在季节的脉管里无畏地奔流。

那日下班，顷刻间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

原本想搭车回家的我，顺势等雨小一点以后，拿起雨伞，享受一下这雨水带来的清凉。是的，夏天的雨，它不似冬雨般寒冷，也不似秋雨般凄凉，它温润而凉爽。雨滴拍打着泥土，带着植被的清香，溅在指间，带来一丝凉意，也带来遥远的回忆。

儿时，农村还相对贫困，有雨伞的人家并不多，大多数人都是用装农药的尼龙袋子两个角对折，折出一个三角立体状的小斗篷。记忆中，我穿着它便可安全无虞地在天地雨帘之间自由穿行。那时候的我们光着脚丫，走在泥泞的村间小道，脚脏了便在道路上的积水里冲洗，并任性地用雨水互相打闹。那时候的夏雨，充满了快乐。

于是想起余光中笔下的夏雨，“雨是女性，应该最富于感性”；周晓枫笔下，“雨是最小的仙女，舞裙浅灰，踮起芭蕾足尖”；我看夏雨，是阔荷上的顽童，要够了自知趣乐，自然的怀里，只要不跌倒，任它去吧。

听雨是最惬意的事：或藏身于倭瓜架下，或隐匿青稗垄间，或坐于村头柳树荫里，闭上眼睛，关掉手机，听雨跌落红尘，听雨划过空气，听雨拍击路面。

更多的时候，夏雨会越下越急，雨点越来越大，纵情泼洒的雨水顺着窗檐往下流。先前还是无数断了线的珠子，转眼变成了飞泻的水柱，肆意流淌下来。望去，茫茫白雾如缥缈的青纱，覆盖了大地。这样的雨说来就来，一阵狂欢过后，像是一个转身，雨便停了，灰暗的天色也渐渐走掉了。

雨后，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，雨后的空气十分清爽。知了又开始“吱吱吱”地叫起来，一片光明。

来一场雨的洗礼，生活中的种种不快和烦恼，统统随雨冲刷而去，留下一个好心情，陪伴我们波澜不惊的生活，不亦乐乎。